



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



散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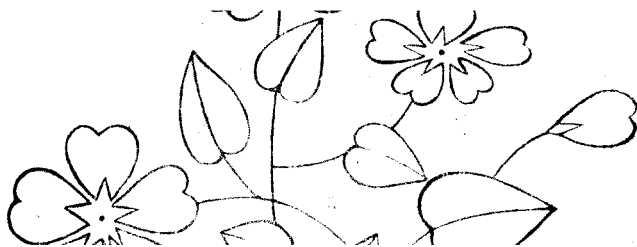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

散文小说

《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选编小组



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之一

散文、小说选

《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选编小组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公园街四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字数：96千 插页：2

1980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书号：10157·107 定价：0.32元

《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

出 版 说 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兄弟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与相处中，共同创造了我们整个祖国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同时，也共同创造了我们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学。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这些浩如烟海、美不胜收的珍品，使我国的文学艺术园地百花盛开，万紫千红。

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回族人民，也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祖国的文学宝库创造了丰实的财富。回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和汉族使用同样的文字语言。但他们善于向汉族文学和其它民族的文学学习，并且发挥自己的独特创造，从而在文学上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翻开我国历史的画册，从元代开始，回族作家的诗、词、曲、赋及散文等文学作品就占有一定的地位。在近代，回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歌谣至今还在民间传诵。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根本就没有回族文学的地位。建国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回族文学才得到新生，才开始了自己新的发展时期。许多回族口头文学得到挖掘、搜集和整理，丰富的文

学历史遗产得到批判的继承，大批的回族文学作家、诗人、歌手和业余作者成长起来，创造了极为丰富的书面文学，这些都标志着回族文学的兴起和发展。

同其它革命事业一样，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年月里，回族文学也遭到严重破坏，几乎被摧残殆尽。但是，这支植根于回族人民心中的花朵是永远开不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的春天来到了。回族文学又开始了第二次生命。一九七八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上决议：由宁夏大学担任主编，宁夏文联、西北民院、兰州大学、甘肃师大、青海民院、云南大学等单位协助编选，来共同完成《回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任务。以后又根据工作需要，邀请中央民族学院也参加了此项工作。至此，回族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正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党的领导下，在各编写单位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下，根据回族“小集中、大分散、遍布全国”的特点，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份开始面向全国范围内征集作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征集到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及资料，并初选出了包括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八十多位回族作家、作者的作品，提请今年五月、六月先后在银川召开的《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编选工作会议和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第二次会议讨论审定。

回族文学内容非常丰富。选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中的只能是一小部分，剩余的还有大量的作品。为

了浇灌回族文学这支花朵，使之在新时期获得繁荣和发展，在宁夏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下，我们又选编了这套《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这套选集共分为五集：散文、小说；现代、当代诗歌；古代诗歌；电影文学剧本、戏曲剧本；民间故事。

根据有关规定，这套书的编选范围是：属书面创作，只选入回族作家、作者的作品；属民间口头创作，则不论搜集整理者属何民族，均可择优入选。

出版《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要首先归功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因为只有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回族人民的这一美好愿望才能实现。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加之有许多优秀作品因未收集到而有遗漏，编选工作中难免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值此，我们向关心和支持此项工作的有关单位、同志表示谢意。

《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选编小组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录

散 文

- 长城行 马 犁 (1)
情满深山 陈映实 (10)
水击三千里 马 犁 (18)
板栗花开的时候 马瑞麟 (26)
周总理在柳州 海代泉 (30)
绿色的歌 马治中 (35)
他永远是出征的战士 马国超 (40)
党的关怀和教导 聂月华 (46)
功夫 高 深 (52)

小 说

- 夏 桂 哈宽贵 (58)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张承志 (73)
孕文化 白 练 (90)
春风桃李 马 犁 (107)
金 子 哈宽贵 (119)
月光幽幽 郝苏民 (127)
巧夺军需车 潘嘉璋 (137)
翔翔和栓栓 闪 华 (146)

长 城 行

马 犁

北京的七月，赤日炎炎，如同下火。在这种大热天里去登八达岭、游览古长城，有人会以为不如到颐和园雕梁画栋的长廊下纳凉好。我却另有一番心思：颐和园虽美，总不免在富丽堂皇之中流露出太多的造作之情，哪里比得上长城风光那么古朴浑然，庄严雄伟，气势磅礴！特别是在这盛夏的灿烂阳光之下，千山万壑，郁郁葱葱，长城如带，雉堞相望。不要说你亲自站到那高高的城堡上，能够寻见“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遗迹，就是远远地瞭上一眼，也会把你卷进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长河，使你徜徉，犹如读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书哩！

历史上对于长城有不少记载：早在两千二百年前，各个诸侯割据的国家互相争雄，为了防止别国侵犯自己的领地，七国几乎都修了长城。直到如今，我国北方的许多地界还保留着燕、赵、魏、齐的长城遗迹。但是这些高达二到三米、底宽四至六米的夯土城墙，怎么能拦住那走向封建统一的奔腾潮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固地形，用利险塞，起临洮，至辽

东，延袤万里。”于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出现在人类生息的地球上，其气魄之宏伟，结构之精整，不知比那虚无缥缈的天上宫阙、琼楼玉宇要高明多少倍！

今年夏天，我由南方归来路过北京，又乘着余暇去了八达岭。倒不单纯是想发思古之幽情，也无心去考究那巧夺天工的建筑，而是因为总也忘不了一个人，盼着能在长城上再见到他。

那是我五年前游长城时结识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在西北一个大学的历史系当教授，名叫吴锋。

一九七四年七八月间，闷热中夹着一股股不知从哪里袭来的阴风，使人感到一阵阵不寒而栗。我因为一位我所尊敬和熟悉的老同志遭到不白之冤，所以去北京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情况。在等待接见的日子里，心绪不宁，就跑到长城上去，想借那塞上的风云来驱散胸中的闷气。偏巧那天游人少，低空紧锁着一层灰色的阴霾。展眼望望那逶迤、起伏的长城，似乎也笼罩着一种悲怆、愤懑的情调。我孤单地爬到了岭东那座最高的城垒上，凭着垛口，向远处遥望，不觉念出了“登临无限意，何处望京华”的凄凉诗句。

“不！”隔着砖垒响起了一个坚实、浑厚的声音，“相期共努力，天地正烽尘！”

我心里“咯登”一下，也觉察出自己过于悲凄了，就疾忙转过头去寻找，忽然看见自己身后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正站在那里凭栏远眺。凉风吹拂着他满头霜也似的白发。他身穿的中式对襟白衬衫在凉风的吹拂下，也一动一闪

地发着响声。那腰不躬、腿不弯、迎风而立、岿然不动的身影，活象一把闪着银光的宝剑插在地上。他久久地凝视着塞外莽莽苍苍的群山，仿佛领悟了它的秘密似的默默点着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用那双阅尽人间春色的眼睛打量了我一阵，然后说：“年青人！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魄！历史证明，长城是不可侮的！修筑了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虽然只是萍水相逢，可短短的几句话，就叫人望见了他的心底！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欣喜之情，怀着敬意问道：

“老同志是……”

他也不隐讳，说：“西北的。一个大学的教书匠，臭老九，——你呢？”

“东北。搞创作的。您呢？”

“研究历史的，特别喜欢研究这长城。”

“这是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骄傲和象征。日本有樱花，埃及有金字塔。中国呢？就是这举世无双的长城！……最近我来北京开会，遇见一个刚刚从西欧回国述职的老同学。他在那里搞外交工作。很关心我的近况，问我遭遇如何？怎么对他说呢？就告诉他一句话：‘反正还在研究我的长城！’他听了很高兴，告诉我说，他在外国曾经会见了一个飞上月球的宇宙飞行员，问他从月亮上看地球有什么感觉，那个飞行员感叹异常，对他伸出了大拇指头说：‘在月

亮上，通过仪器看地球，最鲜明的影象就是横亘在东半球的中国长城！伟大啊，朋友！骄傲吧！’你看，这从月宫里都看得见的伟大奇迹，还不值得我研究一辈子吗？”

老教授的言谈举止，使我想起了那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古语。刚想仔细听听来龙去脉，不想他突然打住了话头，脸色变得凝重而又愠怒了。两道白纓似的眉毛微微抖动起来，眼里闪着仇恨、激愤的光。我猜想准是也有许多怪事折磨着他的心，但又不便多问，正苦于找不出什么新的话题来与他分忧，忽然想到自己此番进京所要反映的那件事情，起因也正在长城上，何不就便请教一下这位老历史学家？

于是，我就告诉他，有一位我所熟悉和尊敬的电影导演，打从延安来到东北，二十来年间拍了许多观众喜闻乐见的好影片，多次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和表扬。文化大革命后，新的省委当权者们，把他长期关在干校里不予解放。最近，干校里组织学习梁效批儒尊法的文章，因为这位老导演有不同的观点，就又被污蔑为“孔老二的徒子徒孙”、“顽固不化的复辟派”，大会批、小会斗，把这位老导演折磨得死去活来！

他一边听着，一边痛心地点着头，说：“哼！历史上曾经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情。如今，又有人在罢黜百家、独尊法术啦！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好象掘了他们的祖坟！很有意思！——但不知你说的这位老同志讲了些什么？”

“他说，长城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千千万万苦役们用劳力、智慧、心血、眼泪和尸骨构筑起来的！不是秦始皇这

个封建帝王个人的历史丰碑！长城也同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在历史上，它既有过‘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的进步作用，也有因为修建它，造成千百万劳动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灾难一面。这一点，连汉魏以来的诗人都看到了，写了许多反对长年战乱、戍边不还的诗歌；劳动人民自己也创造了许多故事，象孟姜女千里寻夫，面对面大骂昏君夺去了她丈夫杞良的生命，直哭得山崩地裂，长城倾塌！这世代流传下来的故事，就是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的血泪控诉！”

“好！”老历史学家振奋起来，大声赞叹着，“好啊，不愧是个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延安小米的人！”

“可是，省里的当权人物却说他矛头指向秦始皇，反对法家，有政治背景！又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株尊儒反法的大毒草，是历代儒家文人捏造出来的！”

“无稽之谈！封建帝王成了大救星，人民倒成了渣滓！法家老爷们创造了历史，历代农民革命战争变成了为法家执政服务的清道夫！这些颠倒历史的论调，在目前正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会上达到了高潮！要说有政治背景，他们如此卖力地捧法家、吹女皇、批‘大儒’、批宰相，那目的倒是很清楚的！”

我悄悄地问：“您说他们——”

他的声音倒更高起来：“他们是要借这长城作基石，建立女皇陛下的宫殿！”

谁料想老教授把脚一跺，好象长城猛然醒悟了似的发出

“嘭”地一声响，我的心被震得一阵急颤。想到老教授说的那种可怕的情景，不禁叫人连连倒抽了几口冷气。

可是，他倒哈哈一阵大笑，回声在长城上下久久震荡。看到我越发不解，他才琅琅地说：“倒也不必那样害怕。如果说两千年前秦始皇驱赶几十万苦役、壮丁修长城，还起到了巩固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作用，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话，那么，两千年后的今天，有人又要用这长城建造新的宫殿，演出世界历史的新丑剧，那就不是一个孟姜女来哭长城，而是长城本身将要象一条巨龙一样飞腾起来，把几个妄想开历史倒车的家伙一个个吞掉！”

我解气地说：“但愿如此！”

“这不是愿望，而是结论。马克思早在一百二十三年前就给算定了：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这长城上的斗争，岂不又是个证明？！”

我有点恍惚，口中呐呐着：“喜剧？”

老历史学家机敏的眼睛往城垒下面一瞥，补充道：“是喜剧。你会看到这喜剧将要启幕，不过暂时可能有些悲悲惨惨，……告诉那位老导演，让他保重！挺住！”

说着，他向我一拱手，站到了出口处。望着由底下爬上来的几个文不文、武不武的男女说：“是来找我的吧？幸好我已经跟长城告别过了！”

一个满脸匪气的头目气喘呼呼地说：“你心里明白就

好！请！”

老教授把手一挥，又回头向我瞩望了一眼，便大踏步慨然而去。一阵疾风吹动了他那满头霜也似的白发和身上那件中式肥大的白短衫，象一支宝剑闪着银光，象一道闪电炸裂在云层。

我的心揪成了一团。一阵难忍的仇恨和悲愤，逼得我快发疯了！我要哭，哭不出，要喊，喊不得！只能在心中自问：啊！长城啊！两千多年来，在你身上发生了多少争战、厮杀和格斗，千秋功罪，你何曾给予评说？！

一阵狂风暴雨，把我从城垒上掀下来。我猛跑着，追赶着，想要再看老教授一眼。但当我跑下城墙的时候，只见车上跳下几个人来，气势汹汹地把他架上车载走了。雨水、泪水掺合在一起，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心中喃喃地默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一次的长城之行，结果是悲惨的。不但没能为我所熟悉和尊敬的那位导演平了不白之冤，反而又看到了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惨遭迫害！同时，我自己也因此而被审查了两年之久！

一声霹雳扫尽了乌云！巍峨的万里长城，又重新挺立在金灿灿的阳光之下！这叫我怎能不向往，怎能不动情呢？可美中不足的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年多来，我每次游览长城，都没能找到我所不能忘怀的吴锋教授。也许他体力不支，没能熬到今天？……我不敢再想下去。但也毫不气馁，这次路过北京，尽管来去匆匆，还是重上了长城！

大概是因为心情过于急切，或者是因为旅途的劳顿吧，反正我这次一登上长城，就觉得那四野的阳光格外耀眼，八达岭的群山奔涌沉浮，蜿蜒起伏的长城，变成了一条穿行在波峰浪谷之间、来自远方又奔向远方的金色航线！而那一座座相隔着几十米远的巍峨城堡，不就是一艘艘冲破惊涛骇浪、奋力驶向彼岸的战舰吗？

是的！在前头的一艘战舰上，挺立着两个英武的水手。我急忙跑了上去，没等缓过气来，猛听得两个熟悉、坚实的声音同时向我喊道：

“你！可来啦！”

“快快快！哈哈！”

我迷登登地看看众人，许多游客也都惊异地望着我。但没过一秒钟，我已经发现了两位容光焕发的老同志热情地向我奔来！啊！我的亲人！我的光荣的长辈们！到底在这长城上又重逢了！

我的心扑扑地跳起来，热泪刷刷地流个没完。刚要问他们一些什么话，老历史学家却哈哈笑道：“悲剧结束了，喜剧启开了帷幕，掉什么眼泪？！”说着，抖了抖手中的一叠白纸，原来是一部书稿！

老导演温厚地望着我说：“他给我写了两部电影剧本：《长城春秋》。第一集，悲剧；第二集，喜剧。这第三集的稿子，就等着你交卷了！”

我有点为难，吴锋教授拿手一指岭顶那座最高的城堡，感情深沉、真挚地说：

“旗舰已经下达了命令！”

我还有些不解，老导演补充道：

“中央领导同志陪同外宾游览长城，刚才看见我们在这里研究剧本，很高兴，希望我们尽快拿出这部作品，但必须加上第三集：《长城的新生》！”

我心头突然一亮，一道新的无比辉煌壮观的万里长城，刹时间呈现在我的眼前。它，西起莽莽昆仑，东至涛涛大海，宛若巨龙腾空，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指引的方向迅猛飞去！

1978年写于通化

情 满 深 山

陈 映 实

时当七月，塞北山区正是麦浪浮金、山杏成熟的季节。为调查杏仁儿生产情况，我从口岸公司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一走进十里长沟的老鹰峪，我就被金色的杏林陶醉了。啊，满山遍岭的杏林，坡连坡、沟连沟，繁枝密叶中挤出累累的果实，黄橙橙、金灿灿，无边无际，连云接天，在阳光的辉映下，真有点撩人眼哩。放眼一望，到处都可以看到浩繁的树下工程，有的修了梯田，有的挖了水平沟，棵棵树下都是一丈见方的“树碗儿”，里面土松如绵，看样子刚刚进行过一次轮状施肥。生动的现实告诉我，短暂的几年，故乡的面貌大大改观，故乡的山杏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自生自灭、无人管理的状态。

我正出神地望着，供销社的小刘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说：“看你心急的，不怕磨破了鞋底儿，这几十里杏山叫你看个够！”

“这一带山杏，长势都这么好吗？”我急不可待地问。

“山外青山楼外楼，更好的还在前头呢！”她俏皮地回